

## 打得粗

□陈世渝

四川话打得粗，逗是不娇气，抵抗力、适应性强的意思。

有两口子特别讲究，带娃儿嘿门注意卫生状况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娃儿免疫力差，以至于弱不禁风，三天两头生病。

小时候，家里条件孬，姊妹又多，我经常打个光脚板，一天到晚漫山遍野地疯玩，不到吃饭或天黑不落屋，害得妈妈天天到处找我。尤其是夏天，我打个光胴胴，一身晒得黧黑，不是在田间、地头、溪沟捉鱼虾，逗是爬山、上

树、掏鸟窝，好耍千翻惨了。记得用松香和菜油熬成黏液去粘铃阿子（知了），用稗草秆系只丁丁猫（蜻蜓）去逗（诱）丁丁猫。常常捉一大堆铃阿子和丁丁猫，又一只只放飞，开心极了。那阵的娃儿，亲近大自然，耍得接地气。我在勒种环境中长大，打得粗，几十年也逗得过两回感冒，练就了“国防身体”。

去年清明节，我去农村上坟，突然风雨交加。我穿得单薄，一哈儿逗清鼻涕长流，咳嗽不止，慢

慢脑壳也痛起来了。在勒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，只能强忍到挨冷。我手脚都冻僵了，心想勒下肯定要遭重感冒了。老婆冒火地埋怨说：“我说带点衣服，你偏不听，勒下冷起安逸了噻？！”回到旅馆，洗了个热水澡，也没吃药，第二天早晨起床，嘿，清鼻涕不流了，也不咳嗽了，脑壳不痛了，居然好了。大家夸奖说：“你身体太好了，硬是服了你了。”

一个人不要娇生惯养，打得粗才能经历风雨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## 再说方言中的“竹”

□王绍诚

四川的方言土语中，与竹子有关的句子说也说不完：

**咳得笋壳响**：竹壳掉在地上，风一吹，就会发出“嗒嗒嗒”的响声，借喻咳嗽深沉。

**烘笼儿再旺，烤得到前胸就烤不到后背**：烘笼儿，形同提篮的竹编小火盆。比喻往往顾此失彼，事难两全，亦表万事岂能尽如意，十全十美无处寻。何必诸事求全呢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！

**正笋子长成斜竹子**：指“孟水方”，环境“移”人。例如影响孩童成长的后天因素很多，呵护引导不可或缺，“教育要从娃娃抓起”，勿令少调失教让人骂“扭（没）得教

诏”。反之，“斜竹子生出正笋子”，表示人的天性总是纯真美好的，只要善于因势利导，尽可逆势而上成才成器。

**竹子都靠不倒（着），还靠得倒笋子哇？**：表示子女都靠不住，你还痴心妄想指望依靠孙儿孙女？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义务，做父母的心态要平和，不奢求，不指望。而当父母老了，赡养父母乃子女责无旁贷的责任。有道是：马垂缰，鸦反哺，犬湿草，羊跪乳。西昌有句老话：“父母爱儿扁担长，儿女回报棒槌长”，是说回报父母如山似海的养育之恩贵在及时，免得父母在时未尽责，后悔就迟啦。

## lai子塔与nai子塔

□谭国锋

2017年12月，我曾在成都向流沙河先生求教。我问“能”字下面加三点底（熊的“熊”字下面少了一点）怎么读。先生说：“这个字读lai，是一种三足的鳖。”

我之所以请教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去过广东新会梁启超故居和后山旅游。后山有个龙子塔，当地人称之为nai子塔。这个nai字的写法就是“能”字下面加三点底。

在语言学界，n和l可以自然转音。譬如湖南人说起“南”字，不像普通话那样说nan而说成lan；广东人说起“你”字，既说nei，又说lei；普通话说说“你”为ni，福建人则说成li。所以广东新会人说nai子塔，流沙河先生说成

lai子塔，都没说错，只是当地人的发音习惯不同才造成了这个结果而已。

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先生的认可。

有一年，我准备给四川的一本杂志投稿，打电话联系。接电话的女士说：“喂？la-gou？”我呆了一下，才回味过来，对方可能是问我：“喂？（你是）哪个？”广东人说“哪个”为“bin-gou”或“na-gou”。

广东话和四川话是有很深渊源的。早在汉代，《说文解字》就说到“蜀人呼母曰姐”，而直到今天，广东人还有这样的谚语：“听爷声唔听姐棍。”意思是说顽皮的小孩听到父亲说话的声音（还没见到父亲的人影）就乖乖的了，妈妈就是用棍子吓他甚至

打他，他们也往往不怕、不听话。

更早时，秦惠文王灭蜀，蜀王子迁徙到交趾和岭南，号称安阳王。也就是说，广东文化最迟在东周时就和蜀文化有了接触和交流，也很自然地有了融合。这就难怪蜀人苏东坡后来作诗说：“我本儂耳民，寄生西蜀州。”苏公诗中的儂耳就是现在的海南，曾长期是广东的一部分。

苏东坡有名句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广东人读“春”为“亲”，“春、新、人”皆是en韵母。苏东坡的诗句有很多用普通话说是不押韵的，但用粤语吟唱则是押韵的。

## 箸子与簞席

□王月娥

小时候，每当开饭前，大人总爱吩咐我们小孩子：“去把箸子拿来吃饭咯！”就在转身蹦跳着去拿筷子的当儿，我总是会纳闷：为啥要把筷子叫柱子呢？柱子那么大，那么粗，能撑起房梁，扛起屋舍。相比之下，这又细又短的筷子就是小巫见大巫啦，为啥它们还是同名呢？年幼的我不懂就去问爷爷，爷爷捋了捋他的白胡须，沉吟片刻道：“修房的大柱子有圆有方，能撑起大屋高墙；这吃饭的小箸子也是一头圆一头方，能经受高温滚烫，圆头保证入口顺滑，方头便于手握不打滑。”听了爷爷的话，那时的我似懂非懂——难道这吃饭用的箸子就是迷你版的柱子？

上学后，随着阅读的深入，当读到陆游的诗句“老子斋居罢击鲜，木盘竹箸每随缘”时，我才恍然明白——原来是“箸子”不是“柱子”！为了弄清楚这称呼演变的过程，我还专门查阅了资料：明代时，“筷”的称呼才开始兴起。它源自江南一带，据说当时有一些避讳的风俗，比如船家在划船，避讳说“箸”（住），因为这是说“停”的意思。于是他们反过来，将“箸”称为“快”，寄托了“行船畅快无阻”的愿望。因为多用竹子做成，后来加了个竹字头，成了“筷”。我的家在川北地区，离江南天远地远，怪不得还是习惯沿用古语“箸

子”。当我把这欣喜的发现告诉爷爷时，爷爷欣慰地说：“还是读书好啊，书中自有明理处！”

和认识“箸子”的过程一样，“簞[di àn]席”一词起初我以为是“垫席”，就是农村家家户户用来晾晒粮食的大竹席嘛。当读了李清照的词“红藕香残玉簞秋”，才知道簞席的意思。在四川农村，大多数家庭房前屋后都栽种有竹子，长成后的竹子划成篾条或篾丝，编成各种实用的家什，大到席子、围挡、背篋、簸箕，小到撮箕、笕箕、鱼篓、箸箕等。无论是小小的箸子，还是大大的簞席，大多取材于竹子，所以它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竹字头。

## 波士其

□未木

波士其是遂宁射洪一带的方言，就是宝器的意思。有一次朋友老憨就当了一回波士其。他上班的地方有半块预制板挡路，过上过下的人见了，都随口骂了一声了事。那天他喝了点酒，有人说：“老憨，你的劲大，你把这块预制板搬得开不？你能搬着走两步，我就输一百块钱给你。”老憨也提劲，衣袖一撸，起过切（去）鼓起劲就搬预制板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“嗨呀”一声，预制板抬起来了，老憨一点点往前移，想要把预制板立起来靠在肩膀上。哪晓得他手一滑没有抓稳，就听得轰地一声，预制板落了下来，幸好老憨跳得快，预制板擦倒他右边边，将他的右脚打肿了。老憨走路跛了好几天，又是敷药又是吃药，花脱几大百，老婆骂他，“你默倒（以为）能干，你行势（得

行），就是波士其一个，人家一说你去了！”

老憨的小舅子没个正式工作，这地方做一阵，那地方做一阵，也没得稳定的收入。前不久，小舅子的一个朋友买了条两千多块的裤子。这个朋友在公司里上班，效益不错，两千多块钱的裤子对人家来说算不得什么。他舅子就不考虑那么多，既然是朋友，人家买了，他也要买一条来抖起。想到这东西贵，成都荷花池是批发市场，肯定要便宜点，他就打电话给姐姐要她帮忙买。老憨的老婆一听就火了：“波士其，你赚了几个钱，有好多羊子吃不上山了！不要说两千多，两百多就足够了！”

其实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考虑，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，能吃几碗饭，不要盲目行事。

## 哈数

□胡华强

川渝方言“哈数”其实是“下数”的变音。“下”就是“一下”“两下”的“下”，是一个动量词，表示某种动作的频率。“哈数”（“下数”），就是一个人面对某个事情拥有的“办法”“措施”“手段”等，也可以引申出做事坚守的“原则”“规矩”或者“分寸”。“哈数”更加口语化的说法是“哈儿数”。“哈数”之“哈”既可以念作去声，也可以念作阴平；“哈儿数”之“哈”则只能念作阴平。

说一个人有脑子有办法，做事冷静有计划，就说这个人“有哈数”。张二娃第一次独自去深圳打工，身上的钱用完了还没有找到工作，他妈着急昏了，他爹却说：“着

急啥子嘛？二娃子脑壳空啷得很，他自己有哈数的。”不久张二娃果然就进厂了。社会复杂，如果脑子没得点“哈数”，必然举步维艰。所以有无“哈数”就是一个人生存能力的指标。

一个人行事说话懂“礼数”讲“哈数”，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“你不看看这是啥子场合，说话还是要讲点哈数哈！”这里“哈数”就是“分寸”“规矩”的意思。

民间婚丧嫁娶，人情往来有不少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处处讲规矩固然束缚手脚，但没有规矩肯定是不行的，人生在世，总有很多“哈数”不得不讲。